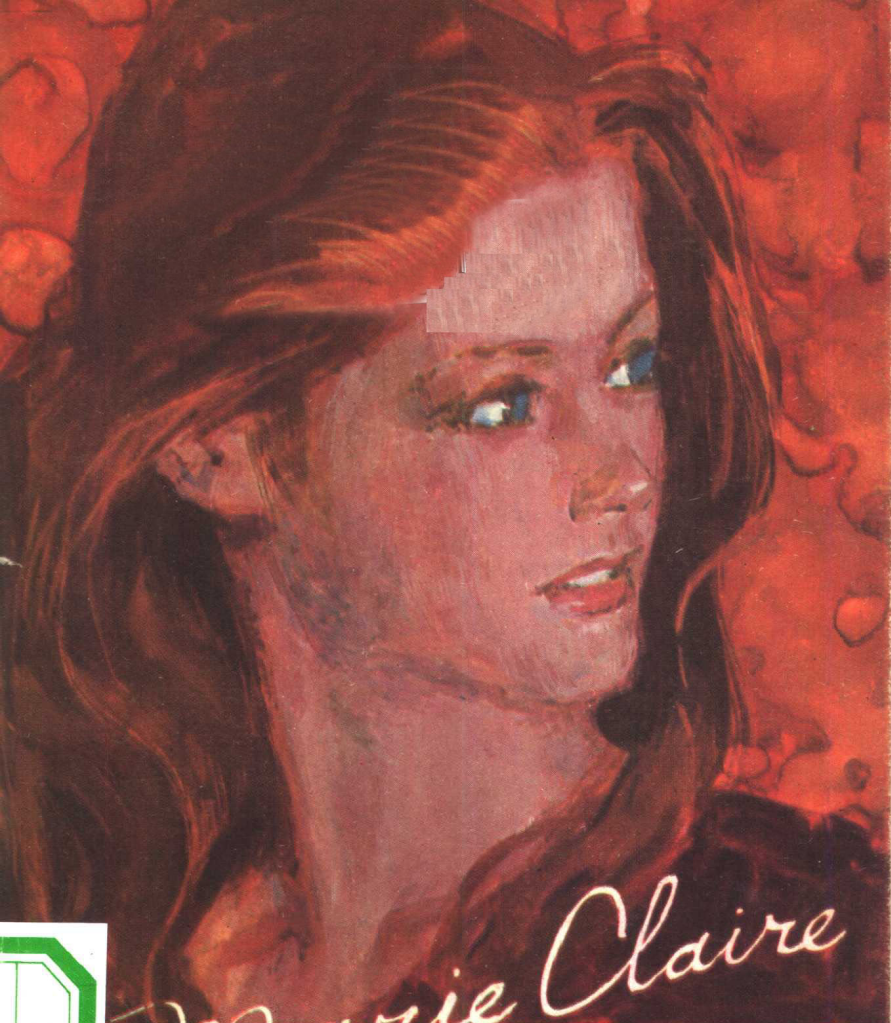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Marie Claire

玛丽·克莱尔



作者... 玛格丽特·奥图

译者 夏莲 冬苗

玛丽·克莱尔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MARGUERITE AUDOUX
MARIE—CLAIRE
1958 Fasquelle éditeurs-paris

根据巴黎法斯盖勒出版社1958年版译出

玛丽·克莱尔

夏 莲 冬 苗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印张 4.11 插页 2 字数 77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500册

书号: 10100·477 定价: 0.39元

责任编辑 孙世发

序

有天晚上，弗朗西斯·茹尔丹^①向我叙述了一位女人痛苦的生涯。这位女人是他的密友。

这位女人名叫玛格丽特·奥图，是个女裁缝，重病缠身，潦倒不堪，有时连面包都难以糊口。她患着重眼疾，已经不能再劳作，也不能看书，但是她却以坚强的意志，坚持写作。

她写作并不希图发表，而是为了尽量忘却眼前的贫困，竭力排遣内心的寂寞。她似乎把笔墨当作了生活的伴侣。除此之外，我想，也是她天性喜爱写作。

弗朗西斯·茹尔丹知道她写过一部著作，名叫《玛丽·克莱尔》，他对这部书赞不绝口，建议我也读一读。我一贯信任他的审美能力，推崇他的艺术趣味。他的才智和敏感性更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……。

他把手稿交给我时说：

“我们亲爱的菲律普^②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……他非常希望这部佳作早日问世。但是，他自己的事情已忙得焦头烂额，如何能帮助别人呢！”

我坚信，优秀的作品具有不可磨灭的力量，不

论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，或是默默无闻地深藏在贫苦工人的家里，总有一天会被发掘出来……当然，也会有人憎恶这样的著作，想否定其价值，或者鄙夷不屑、嗤之以鼻……那又能怎样呢？！这些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任何人、任何行动都奈何不得。

《玛丽·克莱尔》，今天终于在法斯盖勒出版社刊行问世，便是明证。

对我来说，能向读者推荐这样一部佳作，是一大快事。我衷心期望那些至今尚有读书癖好的人们，能对这部书感到兴趣。他们也会和我一样，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，心灵受到震颤。

《玛丽·克莱尔》是部引人入胜的小说。文笔通俗逼真、优美练达、深刻新颖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书中人物、环境、事件，都描写得恰如其分。运用白描手法，淡淡几笔，就使形象栩栩如生。作者的笔触，是这样的生动别致，有声有色，浓淡适宜，使人想不到比这更有表现力的写法。尤其令人拍案叫绝、由衷佩服的是本书的内在力量，宛如夏天美丽的晨曦，从字里行间透出温暖、欢乐的光芒。细细玩味，我们可以经常感到好似出于文学巨匠的手笔，时而听到我们久已生疏的语调。每逢读到这些地方，不禁精神振奋、豁然开朗。

这就是奇迹！

玛格丽特·奥图并不是一个“落魄文人”，而是个地地道道的女裁缝。她时而到有钱人家去做几天

包工，挣上三个法郎，时而就在家里揽些零活。她的房间狭窄不堪，要走近缝纫机，便得把人体模型移开。

本书叙述了她年轻时候在索洛涅一家农庄上牧羊，她在阁楼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旧书，就是这本旧书，向她打开了幻想的天地。从这天起，她如痴如醉、似饥似渴地读着她所能找到的书页：小说片断、古旧的历书……她模模糊糊地开始产生一种热望：总有一天，她自己也要写出这样的故事书来。后来，“主宫医院”的医生禁止她再干缝纫活儿，否则，她便会双目失明。从这时候起，她写作的心愿便付诸行动了。

记者们想象，玛格丽特·奥图当时一定会大声地嚷道：“既然我不能再缝衣服，我打算写部书！”

这样荒谬的推论，这样的无稽之谈，使饱食终日、无所用心的人们，既满足了猎奇的嗜好，又迎合了蔑视文学的偏见。

事实上，在《玛丽·克莱尔》作者的身上，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生活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。她兴致勃勃记录的，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，还有她所遇到的人物在她想象中的生活画面。她直觉的天赋和她的观察能力同样的强……她从来没有向人泄露她涂涂写写的爱好，她烧毁了她写的很多稿纸，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。

她偶尔来到几位年轻艺术家聚会的地方，她才

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才能使这些艺术家深受感动、大为倾倒。查理一路易·菲律普格外鼓励她，但从来不给任何劝告。因为这位妇女具有很深的造诣、敏锐的感觉、不拔的毅力、鲜明的气质，查理一路易·菲律普认为一切劝告对她来说，不仅是不分轩轻，而且徒劳无益。

当前，素有教养的人和自诩有教养的人，都非常担心恢复旧传统，他们侃侃而谈要制定一项严格的法则……可是，恰恰是一位没有文化素养的女工找到了，或者说她创造了这一种朴实、优美而感人深切的优良文风，实在是妙不可言！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光靠经验和毅力是不可企及的。

诚然，玛格丽特·奥图并不缺乏毅力。至于经验，已由她驾驭语言的天才所弥补。她不是胡写一通，而是不断探索，努力使语言严谨、简洁，具有节奏感。虽则她并没有学过韵律，由于非凡的天才，竟能得心应手、运用自如。

她富于想象力，这种开阔、炽烈、奇妙的想象力，不同于妇人们的想入非非，或者职业小说家的面壁虚构。她并不背离生活，也不置于生活之上，她仅仅把观察到的事物不断深化，使之更加鲜明。如果我是批评家或者是心理学家（可惜我不是），我会命名这种想象力为“推理想象力”。但是，我不敢冒昧涉及这个领域。

请读一读《玛丽·克莱尔》吧！——待您读了

它，即使您并不想非议任何人，您还是忍不住会想：在我们的作家中（我是指深孚众望的作家），有谁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呢？谁能写得这么曲尽其妙，这么真挚动人，这么豁人耳目啊！

奥克塔夫·米尔博^③

①弗朗西斯·茹尔丹：法国当代作家。他的父亲弗朗兹·茹尔丹是秋季沙龙的创始者。由于他父亲的关系，他与当代许多著名画家都有联系。他受英国画家、艺术批评家威廉·莫里斯的影响很深，并继承了法国新艺术运动的思想，主张成批生产的家具和日用品都要讲究造型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设计的创始人之一。他的文学作品大多没有发表，出版的主要是回忆录。

②查理·路易·菲律普：法国近代自然主义小说家，也称为民众主义作家。主要作品有：《母与子》（1900）、《山鹑老爹》（1903），最孚众望的代表作是《比比·德·蒙帕纳斯》（1901），当代最优秀的几位画家都为这部小说画了插图。他与同时代人的通信集，也发表了一部分。

③奥克塔夫·米尔博：法国当代小说家、戏剧家、艺术批评家。他是首届龚古尔评奖委员会的委员。主要的小说有：《受难园》（1899）已拍成电影；《女佣日记》（1900）已分别由两位导演摄制成两部影片；《628E8》（1906）是最早描写汽车工业的作品之一；《澳洲犬》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动物故事。

第一部分

有天，我们家里来了好多好多的人。男子汉象走进教堂似的表情庄严肃穆，妇女们走出去的时候，都在胸前画着十字。

我偷偷地溜进爸爸妈妈的卧室，十分奇怪，我看到妈妈的床头点着支大蜡烛，爸爸紧靠着床沿，弯下身子在看妈妈；妈妈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她一动也不动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邻居科拉大妈把我和姐姐收留了整整一天。看到从我家里出出进进的妇女，科拉大妈都这么嘀咕：

“你们晓得吧，她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肯拥抱哩！”

女人们一边擤着鼻涕，一边打量着我们姐妹俩。科拉大妈又加了一句：

“生了这种病，心都变得狠毒啦！”

接下来好几天，我和姐姐总穿着黑白相间的大格子长裙。

科拉大妈安顿我们吃好饭，便打发我们到野外去玩。我姐姐比较大了，她一会儿钻进人家的篱笆墙，一会儿爬上树去，一会儿掏水塘。晚上回来，

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 动物。我看了非常害怕，科拉大妈则大发脾气。

我顶顶讨厌蚯蚓。这种红皴皴、软塌塌的东西，使我说不出来的害怕。假如不小心压死一条，我就恶心难忍，浑身爆起一阵阵鸡皮疙瘩。有时候我胸口隐隐发痛，科拉大妈便不允许我姐姐跑远。但是姐姐在屋里闲得无聊，仍想带我出去玩。她抓了一把蚯蚓，让它们在手掌心里乱蹿乱动，还凑近我的脸蛋，我急忙说我胸口不痛了，让她拖着我到田野里窜东跑西。

有一次，姐姐扔了一大把蚯蚓在我的裙子上，我慌忙后退；不料，栽进一锅热水里。科拉大妈一边给我脱衣服，一边埋怨不止。我倒并不觉得有多疼，何况科拉大妈还答应我，要狠揍姐姐一顿屁股。这时，正巧通烟囱的工人们从我们家门口走过；科拉大妈喊住了，要他们把我姐姐带走。

三个通烟囱的工人全都进了屋，手里还拿着口袋和绳索。我姐姐叫喊着直求饶。我呀，我正脱得赤条条、一丝不挂，难为情极啦！

我父亲经常把我们带到男人们喝酒的地方去。他让我站在醉汉中间，高唱热纳维埃·德·布腊邦的悲歌^①。大伙儿又是嬉笑，又是亲我，还想给我灌酒。

我们回到家里，经常是深更半夜。爸爸跌跌冲冲

跨着大步，差一点儿摔倒在地。有时候他还失声痛哭，说是有人把我们的房子换了地方。于是，姐姐便大吵大嚷，虽然四周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却总是姐姐找到了我们的房子。

有天早晨，科拉大妈把我和姐姐痛骂了一顿。说我们两个孩子是扫帚星下凡，她不想再收养我们啦！还说我们两个尽可以去寻找远走他乡的爸爸嘛！可是当她火气消了，照样给我俩饭吃。

没隔多久，科拉大妈叫我俩坐上希贡老爹的车子。车子里装满了麦秸和一袋袋的粮食，我被放在车子后部的粮袋中间，象草窝样的一块地方。车身往后倾斜，每次晃动，我都要滑到麦秸堆上。

一路上，我提心吊胆，每次滑下来，都以为要滚到车子外面去了；要不，就担心粮袋会倒塌在我身上。

在一座旅馆门口，车子停了下来。一个女人叫我们下车，把我们裙子上的草屑掸干净，给我们喝牛奶。她一边抚摸我们，一边对希贡老爹说：

“那么，依您看，她们的父亲会不会要她们呢？”

希贡老爹摇摇头，在桌子上磕着烟锅，他撇了撇

①热纳维埃·德·布腊邦：是流传于公元五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女主角。她是一位伯爵夫人，不受总管的勾引、挑逗，而被其诬陷，蒙受不白之冤。在这个传说的基础上，产生了这首民间悲歌。好些欧洲作家都曾以此为题材，写成小说和剧本。

厚讷讷的嘴唇，回答说：

“可能他已经走得老远啦！吉拉尔的儿子跟我
说，在通往巴黎的路上碰到过他。”

接着，希贡老爹领我们走进一座漂亮的屋子，里
面有层层台阶。

希贡老爹和一位先生谈了好久好久，那位先生
指手画脚地在讲着跑码头的事。他摸着我的脑袋，
反反复复地嘟哝：

“他可没有讲过他有孩子。”

我明白他讲的是我爸爸。我想见见爸爸的面。
那位先生看了看我，没有吭声，接着问希贡老爹：

“这女孩子几岁了？”

“五岁光景。”老爹回答。

这时，我那姐姐正在台阶上跟一只小猫逗趣。

车子又把我们带回到科拉大妈家里。科拉大妈
一边嘀咕，一边把我俩推进屋子，收留了下来。

几天之后，科拉大妈又把我俩送上火车。当天
晚上，我们来到一座大房子里，那儿已有许多小女
孩。

加布丽埃尔嬷嬷马上把我和姐姐分开了。她说
我姐姐已经到了进中班的年龄，我呢，还只好留在
小班。

加布丽埃尔嬷嬷又老又矮，弯腰驼背，瘦骨嶙
峋；她管理宿舍和饭厅。在宿舍里，她把干枯的手臂
伸进我们的衬衣和褥子中间，检查我们是不是干净。

要是谁把褥子尿湿了，她就在规定时间用戒尺打她们。

在饭厅里，她在一只好大好大的黄钵头里做生菜。

她把袖管一直卷到肩膀上，两只黑不溜秋、青筋累累的手臂不断地揉着生菜。手臂提起来时，已变得亮光光的，滴着水——这使我想起雨天里枯死的树枝桠。

我很快有了一个朋友。

我看到她摇摇摆摆朝我跑来，一点儿没有怕难为情的样子。

她长得不比我的坐椅高多少。她无拘无束地扒在我身上，对我说：

“你怎么不去玩？”

我回答说，我胸口疼。

“喔，对罗！”她接着说，“你妈妈是生痲病死的，加布丽埃尔嬷嬷说过，你也快要死啦！”

她爬到我的凳子上，盘腿坐下。她问我姓啥叫啥，多大年龄。她告诉我，她叫伊丝梅莉，比我年龄大，但医生说她再也长不高啦！她还告诉我，班主任叫玛丽·爱梅，人很凶，常常严厉处罚喜欢喊喊喳喳的孩子。

突然，她跳到地上，喊道：“奥居丝蒂纳！”

她的嗓门象男孩，两腿有些弯曲。

课间休息结束，我看见奥居丝蒂纳背上驮着她，在肩膀上摇来晃去，好象要把她摔在地上似的。经过我面前时，她冲我大声嚷道：

“你也背背我，好吗？”

不久，我就认识了奥居丝蒂纳。

我的眼病加重了。夜里，我的上眼皮粘住下眼皮，象瞎子一样，要用水洗过才睁得开来。经常是奥居丝蒂纳领我到诊疗所去。每天早晨，她来小宿舍找我。她刚走近门口，我就听出是她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她飞快跑到我跟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仍是撒开飞快的脚步，拽着我跑，我撞在床上她也不管。

我们象风一般穿过走廊，雪崩似地下了两道楼梯，我的脚有时踢到台阶石上，更多的时候，双脚腾空了；奥居丝蒂纳那只有劲的手臂把我抓得紧紧的。

到诊疗所去，得从小教堂后面穿过，还要走过一座白森森的小屋。一到那儿，我俩更加没命地狂奔起来。

有天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膝盖一曲，跪倒在地上。奥居丝蒂纳甩手打了我一巴掌，把我拽起来，说：

“你倒是快跑啊！这儿是停尸间！”

从这以后，她怕我再摔跤，每回经过停尸间，都要警告我一番。

奥居丝蒂纳害怕的事，我更觉可怖；既然她跑得这么快，肯定是危险得不得了。我到诊疗所时，已经汗水淋淋、气喘吁吁。有人把我推到小椅子上。当医生给我洗眼睛时，我胸口早已不疼了。

还是奥居丝蒂纳把我带到玛丽·爱梅嬷嬷的教室。她忸忸怩怩地说：

“嬷嬷，这是新来的小朋友。”

我担心不被收留，谁知道，玛丽·爱梅嬷嬷笑吟吟地亲了我好几次。她说：

“你个儿小得坐不上凳子，我让你坐在这儿吧！”

她让我坐在讲台肚里的一张小板凳上。

这讲台肚里多么暖和啊！羊毛袍子热乎乎地裹住我的身体，我刚才跑了那么多的楼梯和石阶，已经累得动弹不了啦！

玛丽·爱梅嬷嬷两只脚搁在我的小板凳两旁，她那又壮实、又暖和的一双腿，把我的身子紧紧地夹在中间。她用手抚弄着我的小脑袋，让它靠在她膝间的袍子上。在这只手轻轻地抚摩下，我枕着她那热乎乎的大腿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枕头变成了桌子。还是那只手在上面摆了点心、砂糖块，还有几颗小糖。

我听到周围闹嚷嚷的。

有个声音在啼哭：

“不是我，嬷嬷，这不是我呀！”

几个声音在叫喊：

“是她，嬷嬷，就是她！”

一个厚实、激动的嗓音在我头顶上响起，呼喊
着安静；还有戒尺敲击讲台的声响，我在讲台肚里
听起来，这声音的回响大得可怕。

有时，我身边骚动了一阵子。一双脚从我的
小板凳两旁收了回去，两个膝盖并拢了，椅子移动了，
在我的小窝上面，出现一顶修女的白头巾，那秀气
的下巴，细密的牙齿，还有一双温存的眼睛，俯视
着我。我看见这双眼睛，心里便充满了信任。

我的眼病刚好，我那糖果旁边便摆上了一册识
字课本。这是本看图识字的小书。我时常盯着一只
大草莓看，心想，这只草莓至少有球形的奶油蛋糕
那么大。

后来，教室里不冷了。玛丽·爱梅嬷嬷就让我
坐到长凳上去，夹在伊丝梅莉和玛丽·勒诺两人的
中间。她俩的床铺也同我的床铺紧挨在一起。有时，
玛丽·爱梅嬷嬷准许我回到讲台肚里，在这个心爱
的角落，总摆着一些故事书，我读着读着就忘了钟
点。

有天上午，伊丝梅莉偷偷地把我拉过一旁，告
诉我说，玛丽·爱梅嬷嬷不再来上课了；她已被调
去接替加布丽埃尔嬷嬷，管理宿舍和饭厅。伊丝梅
莉没有告诉我，她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的，她难过
极了。

伊丝梅莉非常喜欢加布丽埃尔嬷嬷，因为加布

丽埃尔嬷嬷总把她当作小小孩看待。伊丝梅莉最不喜欢这位爱梅嬷嬷，背后总带着瞧不起的神情提到她。

她还说，玛丽·爱梅嬷嬷不允许她爬到我们背上；加布丽埃尔嬷嬷上楼梯时，总是斜着走，大伙可以取笑她，而对玛丽·爱梅嬷嬷却不能取笑。

晚祷结束后，加布丽埃尔嬷嬷告诉我们，她要离开大家了。她从小到大、挨个儿拥抱了我们。上楼梯返回宿舍时，秩序乱极啦！大女孩们窃窃私语，这位玛丽·爱梅嬷嬷尚未到职，她们已经在反对她了；小孩子们如同大祸临头，哭哭啼啼。

我驮着伊丝梅莉，她在我的背上哇哇大哭；她那细细的手指卡着我喉咙，滴滴答答的眼泪灌进了我的颈脖子里。

加布丽埃尔嬷嬷爬楼梯挺费劲，不断发出“吁吁”声，可是大家仍旧嚷嚷不休，也没有人想到再去取笑她。小宿舍的保姆也哭了，她一边给我脱衣服，一边轻轻摇晃我，她说：

“我能肯定，你和玛丽·爱梅嬷嬷在一起，准是称心如意啦！”

我们称呼这位保姆叫做：艾思黛阿姨。

我们共有三位保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艾思黛阿姨，她脾气不太好，不过，她可喜爱我们哩！

夜间，她把会尿床的孩子喊起来小便，使她们第二天不挨戒尺。我一咳嗽，她便起床，摸出一块